

喜世 / 著



一无所有而一无所惧的青春，笔直向前而头破血流的青春，酣畅淋漓而胼手胝足的青春。
她们不是没有拿过屠刀，却也差点儿死在利刃之下，她们不得已披上铠甲，
却再也不敢探测真实的体温，她们曾经以为学会了鸟鸣，就能够飞翔。

她们 沉没了 岛屿

《萌芽》杂志
力荐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她们沉没了岛屿 / 喜世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104-2001-6

I. ①她… II. ①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6770 号

她们沉没了岛屿

作 者: 喜世

责任编辑: 黄倩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长鸣印刷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10mm 1/32

字 数: 160 千 印张: 7.2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2001-6

定 价: 20.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他不在了,一半的记忆也已不在,如果你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
也将不在了。

——福克纳

去往墓地的公路迂回曲折，似乎十多年来从不曾有过修葺。邵棕深坐在城乡巴士的最后一排，闭眼假寐。颠簸中，刹车声突如其来，直捣耳膜。

每一次停顿，都是一次震荡的搁浅，她惯性转头望向窗外寻觅站牌。大片亮得刺目的光斑，打在路旁无片瓦遮挡的野生植物上，映入眼帘。山下的河汨汨而流，也发着光。仿佛一切都经过了漂洗，漫过玻璃缓缓涌入，及至浸染。

到如今，能想起来的海啸，都止于微澜。伸出双手攀牢前座，一撑，重又坐稳。于是她心觉过往种种，喜悦或憎恶，依然十分新鲜，新鲜如同生物实验课上那些淹没在福尔马林内的标本。血色全无，却脉络分明。那年她身着校衫孤独凑近，不遗余地的对峙之中，邵棕深几乎相信，自己就是一只新死的鬼。

很久以后，才听到怀表走动的声响，咔嚓，咔嚓，那么费力的，逆了方向。她也不再记得，自何时起开始忘记世界尽头的存在。或许，是几欲呕吐，而车并不停下的一瞬间。

日头落下的余晖隐失了发光的树与河，棕深遥望一眼墓前零落成泥的破碎之花，终于没有下车。巴士载着她，向阴影深处行去。

“棕深你不要睡，我们就到了。”总有人摇她的肩头。不睡，就不会失慎跌入梦境？循环往复，冬去春来，她竟也怕起了那跋山涉水，永远也追赶不上的时间。

那年是六岁还是七岁，棕深不记得了。

在邵延城车中，因为一个路过的氢气球，孩童的她额头抵在玻璃窗上，巴巴望着它倒退高飞。来不及转头之际，一场祸事已于眼前发生。

猝然的撞击，车身停下，车轮犹在向前滚去。擦肩而过的距离，生死边缘成旁观者之姿。父亲伸手扳过她的脸，不当有事，一路载她远离。但她恒久铭记；微袅白烟中，干净而森然的一只手。她也记得，那只气球的颜色，深红而喜悦。

后退，车中人如风景滑过苍翠松柏。

前行，游弋于视线之外的是那手最后的垂落，以及气球泊在云层的爆破。

有些人，一期一会。许多事，一生一瞬。芸芸浮生，恰似二〇〇三年街头巷尾随处招贴的联通广告词：一切即将改变。

无论局开局止，总是在黎明移动之中的处变不惊。

候车大厅里，毗邻的女孩手执漫画，掩着嘴，一而再地笑。

棕深侧头看她，十五六岁光景。

面庞未褪婴儿肥，水凝蓝美瞳片之下一双饱满多汁的眼。双肩背包很大，像是翘课出来的中学生欲作一次当日即返的短途旅行。女孩戴着耳机，丝毫未觉旁人打量，看到更好笑的，到底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虽寂寥节制，却又这般旁若无人。大抵，世上所有青春都如此的矛盾集成。

周遭人来人往，喧声四伏。

数秒之间，棕深以为自己置身于一片深浅不同色泽殊异的幢幢灰



影里。拧开冰镇过的纯净水，倾倒一小瓶盖，依次涂抹太阳穴、手腕，稍稍宁神。

闭上眼，她看见，婴孩细幼如斯，并没有受伤，却蜷缩成团。一趋近，怎奈如月夜临水观星，洇开在凌波中的昏黄光晕。

窥探成虚妄。

尽管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曾每日早早上床等待梦境延续，然而却从未未见孩子的脸。多少年，总要在这一熙攘之所，那幅深埋脑海的画面才会蠢蠢思动，得以促狭的显现。

离别那样轻易，因了人潮的对比。世上每一秒，都有人分开。微笑，挥手，车开走，他转身。你看，离别那样轻易，一拨又一拨打身边经过的脚步声告诉她。

像那缩成一团的稚嫩小儿，静默之中已完成离别的意义。

睁开眼，等待下一次遇见与倏忽消失，仿佛已成邵棕深不能不承受的生命之轻。

只是打个盹的时间，邻座女孩已不见。

空置座位上落下一张票，棕深伸手拾捡，是在S城举行的下午场魔术演出。纵然她不看春晚，也知道刘谦带来的市场效应。

从H城到S城的动车行程是一小时二十七分钟。她掐指一算，还了票再去参加会议尚赶得及。

自胶着的人阵中穿过，排队，次序感带来轻微落寞。车厢两侧，浅蓝粗纹座椅急速填充又迅疾冷却。

光照从偶尔掀开的窗帘隙投射于这短暂的封闭空间，斑驳交错，敷裹人脸。

闭目神情在色调渐进中，如同洞窟壁画之佛陀，初看明心见性，乍



布帘合拢之际,台上的魔术师却倒了下来。随着别在他衣领上的麦克风,轰然一声,响彻整个剧场。

观众以为是噱头,更来了兴致。尖叫声此起彼伏,再次将气氛推向高潮。隔半晌,却仍不见动静。随后,外头响起了救护车的呼号。

那一刻,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太过迅疾而不合时宜。无所不能的魔术师当众倒地,大家都觉得有点儿自拆自台的意兴阑珊,纷纷作鸟兽状散去。

人群中夹杂苍老的愤怒,源自一场幻觉的被打破,仿佛在自欺之后,被骗子当场宣判受到了愚弄。

魔鬼坐在舞台边缘,人类的魔术便不得施展。

棕深怔愣着杵在原地,待身边的女孩摇她手臂,才幡然回神。仍似去了一魂二魄,她拨开人群,拔足跟上了救护车。

另一个在车上的是方才与周序之一同表演的女子。妆很浓,红白分明的脸孔之下神情不甚明了。女子先开了口,说:我见过你,照片里。

棕深潦草地应了一声。两人再无多余交谈。

医院的味道,永远像暴露在空气中的劣酒,带着一种引人趋前且醉的不快。

经过急诊,周序之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却仍处于昏迷之中。

他被捆绑在箱子里限时三十秒逃生的画面自棕深脑海中乍现,彼时他浑身铁链枷锁,那样镇定从容。此刻躺在洁白病床上的同一个人,只是被仪器插管所束缚,已动弹不得。

盛夏暑天,邵棕深意外地感到了冷。

团里来了其他几名同事,他们与那女子窸窣交谈了好一阵,尔后将

目光转向棕深。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她以家属身份得知，周序之患的是血癌。

他的血型为全球盛行率小于千分之一的P型。唯一的办法，只有骨髓移植。

“这样稀有的血型，国内血库恐怕无能供给，何况他的直系亲属都已不在。目前亚洲人RH阴性率仅仅是千分之二到四，白种人则有百分之十五。我们已联络国际卫生组织，相信马上会有答复……”

事情发生得太快，就像滚烫的水溅在脚背，要晃一晃神才能消减麻木。以科学为支撑的滔滔论断，听在耳中，并不真实。

有一瞬间，棕深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个青天白日里的噩梦。小时候外婆告诉她，梦都是与现实相反的，梦见什么，生活里便会有另一种发生。

她曾不止一次想过与周序之的重逢，独独没料到今日这番局面。他们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坐等了整夜，清晨时分，那浓妆女子起身道：“去洗把脸，一起？”

棕深点头，与她同向走廊末端的盥洗室走去。

自墙壁两侧透出的隔夜茶水般似凉还馊之气息，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念书赶早课的时候。

女子边走边告之其名：“沈白。”

“邵棕深。”

水龙头哗、哗、哗倾下略带寒意的水，女子的呜咽欲盖弥彰。原来她的镇静，亦如候车室女孩的欢笑，是种情绪上的矫饰。她这样一哭，倒叫棕深安心了些许。

湿刘海贴在额前，素颜的沈白十分清秀。茫然大眼，略低鼻梁，尖

“没事就好。我来了S城，你现在在哪儿？我去接你。”

“正忧，我要请长假。”

“怎么了？”

棕深顿了顿，道：“我们分手吧。对不起，恐怕我无法兑现同你结婚的约定。”

她不敢换气，一言蔽之。

半个月前，他们同去参加同事的婚礼。门德尔松的音乐与童话般的梦幻布置呈现一片温柔安逸，令人觉得世间只剩下美好。露天花园里，他忽然向她求婚，而彼时新娘抛的花球，恰落在棕深脚边。天时地利，她颌首应允。

“给我一个理由。”

那日之所以不拒绝，正是因为想不到拒绝的理由。换作八年前，她或许会说，我不爱你。可今时今日，这显然太过突兀。

“我不想你等。”她不知从何说起，心内明白遇见周序之，并不是他们这看似水到渠成的婚姻里的意外。只是，谁都有过去，而属于她的过去再度被掀起。

“别说傻话。已经等了八年，我不介意另一个八年。”

棕深觉得鼻酸，一时语塞。

听得彼端又道：“无论发生什么事，需要的时候打给我，学校这边你不必担心，我会处理。”向来他待她，是分寸合宜的纵容。

“谢谢。”棕深想不出别的说辞，挂了电话。不觉间下楼来到天井花坛边，茂树繁花隐蔽下她发现一洼干枯的池，上面爬满了墨绿青苔。

一恍神，棕深想起了在屿川度过的第一个夏天。

烈日艳阳，周序之带着她到趋于干涸的池塘去玩。他教她将双足



朵朵是邵延城在棕深六岁生日时带回家的礼物。

到邵家之前它已经做了绝育手术，长久以来即使全小区的猫都在叫，它依然同往常一样庄重自持。睡觉，吃饭，洗澡，玩耍，那么乖那么规律地生活，到头来却还是逃不开既定轨道的追索。

生与寂灭，终会在每一个生命中降临。而他们的家，不复存在。

邵延城身边，有一纸遗书。他在自己的患难里，坚决地摈弃了邵氏母女。他将一切揽得干干净净，死无对证。

脆弱、责任感，原是能在同一行为中并存的品质。何曼衫俯下身去，一滴泪落在邵延城的面颊，很快，便随着空气晾干了。

她平静地将那份遗书交给警察，又平静地替邵延城合上了双眼。

她的静给当天所有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太平静，反不正常。警方带着死者与那份遗书，收兵撤去。

棕深蹲踞在楼梯口，蹲得太久双腿麻得抽搐。最后一个离开的警察同情地瞥了她一眼。

关于那一天，棕深只记得飘离眼前的白布亮烈若闪电，窗外分明窜过朵朵熟悉的身影，还没来得及喊出口，已倏忽不见。

直到多年后在生物课上她才偶知原来猫咪会有夜盲症，于是她将朵朵隔窗的最后对视归为臆想。

那晚何曼衫睡在她身旁。棕深摇着母亲的手臂，反复地问：朵朵呢？妈，朵朵呢？

曼衫只答了一句：猫有九条命，朵朵还剩八条。

那一刻，邵棕深才终于“哇”地大哭起来，她从母亲的话中明白，朵朵再也回不来了。

回不来。那年邵延城的生意遭遇至大难关，银行贷款到期，他不想

让妻女无家可归，于是决定赌一把。

何曼衫的牌友中，有位据说是城中某大佬的情人，通过她牵线，邵氏企业从云南边境走私了一批毒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夫妻二人都想，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然而命里有时终须有，逃不过的劫数哪怕只一秒都避之不及。

葬礼，拍卖。世间万事利字先行，在还清所有欠款之后，所能带走的仅剩一些衣物。而橱内最隆重珍贵的晚礼服与公主装，她们再也用不着。

一身素衣，母女俩连夜回到了屿川镇。十七岁何曼衫决定同邵延城私奔时，便发誓不再踏足这地方。

那日她们跟着男孩一直走至镇尾一间白墙青瓦的二层小屋。甫一进门棕深只见母亲“扑通”一声跪倒在一个妇人面前。

那妇人已老迈，人越老，便越是返璞。她们都掉了泪。棕深母女就这样住了下来。三世同堂，棕深管那人叫“外婆”。

男孩与其母住隔壁，时常来串门。大人们絮絮话着寻常物事，如屋前菜地，村中新媳妇。小孩虽匿以玩具，却也懂得如何寻乐。

譬如在停电之夜摇摆起伏的烛光中，用双手上演一出无名目的墙壁皮影。甚或逢雨天在屋后那条沟渠中舀一瓢水，便有成群清亮黝黑的小蝌蚪，至爱看它们摆起尾巴，灵活极了。又或者是在倒映着秧苗的水田边用手去拢低飞的萤火虫，微亮而炫目。

凡此种种，还有许多。来到屿川，棕深并没有母亲所想的郁郁不快。于是曼衫以为她的适应能力已足够强韧，竟而忽略了女儿不过只是个十一岁孩子的事实。

何曼衫的死，无任何征兆。



由初春至深冬，眼见着各项俗务上手得越发熟练了。她与苏玉华甚至说好年前要上一趟县里替孩子们添新衣。然而那个冬天的清晨，山中寺庙有和尚前来报信。

外婆“吱呀”一声将拉开的门缝重又大力合上了，倚柱怔忡片刻，即替棕深穿好衣服携她上山去。

头一晚屿川镇下了罕见的大雪，皑皑四处，银装素裹。路滑，棕深不小心跌了一跤，被外婆紧拽着的手，格外有一种断指的痛楚。

何曼衫的身体掩埋在积雪里，像一只去壳的牡蛎，抵挡不住生命的海水。微露的面庞歪向一边，又像一只养分全无的白萝卜，清洁地被丢弃。

外婆枯瘦的五指，缓缓遮蔽了棕深的视线。

视线之外，无法遮蔽的是来自成人世界的威胁、伤害和破碎。

生命无法停驻，由春入冬，邵棕深经历了蜕变成一个孤儿的全过程。她的面孔仿佛还沾有春天的花粉，然而花都开败了，漫空飘散腐烂的气息。

没有人告诉她，花不过是记忆，景色止于此。

院子里用白幡搭了个简陋的灵棚。外婆请了村中和尚，莲花灯开，彻夜诵经。

经文似咒，锣鼓喧天，吹吹打打成一门凄怆的热闹。

树上的叶子都凋落得干净了，风从四面吹来，摇着它。棕深的孝帽太大，劈面盖住她的脸，很有些肃穆的滑稽。

人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想要不哭也难。那样冷的天，她真怕流出的眼泪结成冰。

于是她闭紧了嘴与眼，心却总也关不紧。

懵懂中棕深感到有什么东西正穿过指缝流走，那是徒劳赋予一个孩子的最初寓意。

前来帮忙的人并不多。白发人送黑发人，大家都忌讳，觉得不甚吉祥。

热心肠的只有她们唯一的邻居。周序之的母亲苏玉华替这户只剩童叟的人家收拾了残局，又嘱序之看牢棕深。

在作丧之夜，她与他躲在灵堂的桌子底下，像两个小大人一样一言不发。

其实他们都害怕。

丑时过去，棕深靠着序之的肩头不觉入睡，她的手与脸细细抽动，那样凉，凉得他心里发紧。

直到白昼来临，当所有人都浮着隔夜的肿胀脸孔散去，孩童的他们却被停顿所惊醒。

二人卯着股新鲜劲扭身钻出桌子，坐在屋前的台阶上吃起了熏过线香的水果。一切寂静下来，只余牙齿与果肉碰撞的声响。

故人使故人陈旧，时为一九九四年。

大年初一，十二岁的周序之与邵棕深还是换上了苏玉华买的新衣。年初是不能叫小孩穿旧衫的，这是习俗。

屿川镇中心小学在苏玉华工作的卫生所对面。

每天上下班她都带着两个孩子，偶尔在小卖部跟前停下买了糖果与糕点，总是一人一份。路过的大人打趣道：这娃以后要给你们周家做媳妇啊。

离分数线差一大截的夏长乐深知自己不是读书那块料，听从家里安排进了镇电业所的缴费窗口，也算是个铁饭碗。

变化最大的则是张明亮，当初的鼻涕虫摇身成了一名混帮派的少年。手臂上纹着旁龙刺青，依然有股吊儿郎当的劲儿，却愈发英俊寡言。

全镇人民都目睹了张父追着他从镇头打到了镇尾，并扬言断绝父子关系的戏码。他甩下挥着棍棒却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老父，头也不回地跨上了弟兄的望江牌摩托。

一骑绝尘，从此对于屿川他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人。

长乐透过柜台的玻璃望出去，怔了怔，很快便低头继续填写枯燥的电费单，她甚至都不记得自己瞬间轻微的叹息。却想起幼时曾极度迷恋一种不知名字的小黄花，趁午睡独自跑到山上摘，不慎摔倒擦破膝盖走不了路，无人察觉的绝境中是他背起她，送她回家。

其实他们一般大，他累到几乎喘不过气。直至将她放到家门口她都忘了说声谢谢。她的家人闻声迎出来，他已躲了开去。后来，他仿佛不记得发生过那么一件事。后来，她都不曾有机会向他道谢。长乐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天他送她回家后，又原路回去拾她摘的花。而那些搁在夏家门口的花，经过流浪狗的踩踏，被当做垃圾一扫而空，消失不见。

她永远不会知道了。

她眼中唯剩所有人可视的风景，他被孤立，却傻兮兮地倔犟逞能，他傻兮兮地对邵棕深好，她的身边却始终有个周序之。可这些，与她夏长乐何干呢。

从始至终，他们彼此陌生，仅此而已。

她整理好一叠电费单，起身关掉电扇，准备下班。



扇叶慢慢地停止了转动，尘埃亦不再扑腾。

那是一九九八年夏，台风过境。小镇暴雨如注，水涨船高，犹如战后虚浮人世，摇晃游移。抑或徒劳等待船翻之后，阒然无声的海面。

泥沙聚拢若旗帜轻溅，掀起一片浊黄，四处沉在暗里。

棕深的外婆自田埂跌落，折断了腿，一反寻常脾气，变得暴躁无比。她拒绝去医院，甚至拒绝苏玉华自卫生所请来医生替她打石膏。棕深无奈，替她熬了草药，她将碗推开，汁液倾洒，染黑棕深的裙摆。

“去，给我拿烧酒来。”外婆靠在床沿，虚弱地命令。见棕深手中仍端着药碗，“去呀！”几近声嘶力竭。

棕深战战兢兢地退到外间壁橱前，对着一缸家酿的烧酒，眼泪落下来。不多时，屋内复传来怒吼。她连忙用盛过药汁的碗舀了烧酒，端到老人面前。

“这是什么？啊？你想毒死我吗？枉费我养你一场。你还真跟你妈一样，没心没肺啊……”老人继续叫骂着，边将呷了一口的碗朝棕深摔去。她本能躲闪，碗砸到墙角，瓷裂，骨碎。

苏玉华闻声赶来，她囑序之将不知所措的棕深带出去，自己留下收拾残局。老人不再说话，微喘着闭上眼。她扶她躺下，替她盖好被子。走时突然听得老人幽幽地叹了口气，道：“我知道那个孩子没有错，可我控制不住啊，都是命。”

走到大门口，苏玉华看到抱膝蹲着的邵棕深，一幅惊恐神情。她按了按她抖动的双肩，安慰道：“棕深，你不要怪外婆。这么多年，她心里苦，就让她发泄吧。本来到了这个年纪都该享清福了。”说着眼眶亦湿润起来。

此后数日老人难得有清醒的时刻，棕深不敢忤逆，只好日日盛酒给



头望一眼那真正当空的皓月。

自认在这世上没了任何依靠,也就可以不再有任何牵挂。枝桠上的花蕾,一旦自暴自弃起来,那种痛楚反而比过了花期零落成泥更甚。

周序之看在眼里,暗暗自责什么也做不了。他唯想到发奋念书,以为这样便可带着棕深离开这里。

那时,他只想到给,却没想到如何给,或者,她要不要。

棕深在学校门口的地摊上买下了第一本折价小说。因曾被出租过,封面残破不堪。

是一个述说失望的爱情故事。

其中一段这样写:生活便是失去,婴儿长大了,我们失去那软绵绵的一团粉,青年老去,又失去最好岁月,子女结婚,成为别人配偶,父母又怅然若失,若不能忍受失去的痛苦,一个人就不会成长。

这原是故事主角的祖母用来鼓励的话,棕深读来只觉凄惻无比。

她才十六岁,不会有人将这样的年华同枯槁联系在一起。然而过早被生活折磨的人,十六岁与六十岁,分别何在?

总之那一年的邵棕深,在自己身上用的是反问句。她内心对于传统价值观起了逆反,就像幼年的她对于方向一样。生活太沉闷,她希望可以抓住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向上?简直笑话。

生活是一场下坠。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棕深在日记本上力透纸背写下。

因此,与张明亮的重逢,令彼时的她感到一种充满危险的快感。

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吹散了她的发。她的头抵在他背上,闭起眼,仿佛奔赴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无惧而坚决，她抱着他的腰，以为抱着全世界。

他们的世界，都是匆忙又热烈，直抵虚无深渊。那一刻，她仅仅希望身边有个人。一个可以听着彼此的呼救，观望彼此的陷落与衰亡之人。

棕深只知道，那个人不可以是周序之。

从他第一次握紧她的手，从他第一次替她擦掉眼角的泪水，从他第一次自掌中变出硬币逗她笑，她便知道。不可以。

有个叫诺查丹玛斯的家伙在十六世纪预言一九九九年九月将会迎来世界末日。

风吹过的夏日夜晚，邵棕深与张明亮还有他的那群弟兄们并排躺在草地上，仰面喝着罐装啤酒，快乐地以讹传讹。

那阵子县里的爆竹厂出了起特大事故，封厂后政府下令禁止私自售卖燃放烟花爆竹。那晚却有人带了往昔家中收藏的烟火，烟花的名字，叫做“及时雨”，早年厂里用它来分赠内部，因工序繁复，制法现已失传。

点燃时，一群人歇斯底里地喊：庆祝世界末日！

也就在这晚，“及时雨”永逝于人间。

升腾与幻灭中，天空忽高忽低，虽无山也似层峦叠嶂。不知谁应景地唱起了谢霆锋当年推出的主打歌《非走不可》。

“装饰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休克的躯体仍能给你生火，我用残余力气抚摸，证实你转身擦过……”

那人唱着唱着便跑了调，然而没有人笑。

蹩脚粤语唱出的清冷歌声中，张明亮将右手高高举起，指着食指顺掌心的方向上一枚指甲大小的伤疤向棕深道：“小时候放烟火，烫